

# 再进方舱，他帮长辈找到失散50年的亲人

在沪打拼的志愿者黎航：过完年后，我打算再回上海继续做自己喜欢的工作

晨报首席记者 牛强 实习生 朱云帆

这个故事，有点不可思议。

故事的主人公叫黎航，是在上海默默打拼的一名厨师。今年春天和冬天，他分别有过两段在方舱做志愿者的经历。

命运给出的难题，似乎并没有将他绕过。10月份，他所工作的川菜馆，实在经营不下去停业了，他被迫失业。12月初，当他决定再次前往方舱，重新做回志愿者的时候，在一次和患者偶然闲聊之中，竟然帮助家人找回了失散50年的亲人。

黎航激动地说，电影都不敢这么拍。疫情曾让他失去了很多，也让他收获了很多。他的故事，或许也是这个大时代背景下，不少人的真实写照。以下为黎航的口述。

## 报名，再次走进方舱做志愿者

今年夏天，我结束了在上海石龙路方舱做志愿者的工作，回到我之前工作过的川菜馆，做回厨师的老本行，按部就班地开启新的生活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我失业了。

10月份的某一天，老板突然召集饭店剩余的二十多名员工，随后宣布了一个悲伤的决定：饭店已经连续亏损几个月，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，让我们各自找下家。

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。虽然我们店位于上海虹桥一个热门商场里，但相比以前，这几个月的人流量实在少得可怜。而这一年里，我也陆续听说一些同行兄弟转业的消息，即使是还在做厨师的兄弟，赚的也比之前少了。让我有点感动的是，老板还是把我们的工资都结算清楚，没有拖欠一分钱。

失业的心情是沮丧的，但内心里另一个声音告诉我：生活总得继续下去。于是，我调整心态，重新打开手机里之前加过的几个中介招工群，试着去搜寻新的工作机会。

然而，工作比我想象中难找许多。找了好久，我才找到一家位于青浦区生产电动马达的工厂提供的日结工岗位，包住不包吃，一天大概200多块钱。就这样，我从一名厨子转变成为一个“打螺丝”的工人。然而，这个厂的效益不太好，只能说干一天是一天，就这样，我断断续续地做了两个月，并没有存下什么钱。

后来，我在中介群里突然看到了临港方舱招聘志愿者的信息。我心想，自己曾经在方舱里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，积累了各方面的工作经验，再去方舱里做志愿者很合适，于是，我决定再次报名。

报名的过程很顺利，对方听说我之前曾在石龙路方舱做过，很爽快地就决定要我了。

## 方舱，帮长辈寻亲巧遇奇迹

在方舱里，我的工作内容和之前一样，打扫卫生、消毒、发放食物等等。最近，气温比较低，我们特地给那些仍住在方舱的人多准备了一床被子，还有一些军大衣备用。但我能明显体会到，这次接触的患者，对我们和医护人员都多了更多的包容与理解。而让我没有想到



的是，在方舱工作期间，一段电影都不敢拍摄的剧情，竟在我的身上真实地上演了。

事情还要从12月11日说起。那天，我照例被安排上午6点到10点的班次。当我和同事发完早饭后，几位阿姨便聚了过来。一位阿姨看着我：“你们工作很辛苦啊！”听后，我瞬间心里暖暖的，便回了一句：“没关系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

一场愉快的聊天就此展开，当我们聊得尽兴时，一位阿姨突然问我：“小伙子，你当时为啥想来上海？”我不假思索，答案脱口而出：“这次来上海，是为了找到一个人。”

现场所有人顿时来了兴致，阿姨连忙追问我想找的人是谁？于是，我打开了话匣子。

事情要从今年夏天讲起。我在饭店上班时回过一次四川老家。老家的很多亲戚朋友都听说我在上海参与抗疫的故事，我们家里也变得热闹起来。我的祖祖（注：四川部分地区对爷爷的父亲、母亲的称呼）特地找到了我。从我记事起，这位老人就一直是我老家有名的赤脚医生，操着一口永远不地道的四川话，常常赠药给前来看病的小孩。93岁的他想托我帮他在上海寻找他失散50年的侄女。这几十年，虽然他和侄女断断续续地有过几次联系，但从未有真正的团聚。

听完祖祖的讲述后，我毫不犹豫地接下这个艰巨的任务。

此时此刻，面对着一群陌生的、因为新冠而连接在一起的阿姨们，当我说出祖祖侄女名字的时候，一位阿姨突然说道：“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”她回忆了一会告诉我，她工作的家政公司的同事正在照顾的老人好像就叫这个名字。阿姨一脸热情地和我：“小伙子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就打个电话去确认一下。”

坦白说，当时我并不抱什么希望，毕竟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？但电话那头却传来了好消息，老人不仅名字对得上，而且也表示认识我的祖祖。这时，我终于确定了，祖祖托我找的人，就这样神奇地被我找到了。

我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，恨不得立刻把这

个消息告诉祖祖，但碍于我身穿防护服，不便拨打电话。等到下班那一刻，脱掉防护服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打电话给祖祖。电话那头的祖祖，听到后说了句“50年了，终于找到了”，就泣不成声了。

## 感叹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

成功帮祖祖找到他失散多年的侄女后，我继续在方舱里坚守自己的岗位。

12月9日起，上海调整了政策，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，可以选择居家隔离，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。我和同事们挨个通知方舱里的患者，征询他们的意见，并且把收集好的信息上报给医护人员，医护人员再上报给患者所属的不同社区，社区派车来接选择居家隔离的患者回家。

眼下，我已经完成了方舱的收尾工作。我们把患者床铺上的东西都打包收好，放回固定的位置。在正式结束工作、离开方舱之前，我们还需要在方舱宿舍里集中隔离五天，12月22日是隔离的第二天。

隔离结束后的第一件事，我早已经想好——替我祖祖去看望一下他的侄女。因为疫情原因，祖祖现在没法来到上海，听说他的侄女病得比较严重，无法开口说话，目前正在浦东一家医院接受治疗。我多么希望，这个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

我准备看望完祖祖的侄女后，就早点踏上回家的列车，和家人团聚。过完年后，我还想再一次回到上海，继续做自己喜欢的厨师。

如果你问我，两次进方舱做志愿者，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坦白说，不辛苦是假的。我们每天都要排两个班次，每个班次4小时。虽然冬天的上海很冷，但我们每次脱掉防护服时，身上已经被汗浸得湿淋淋的。但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，去帮助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在我看来，就是一件特别骄傲的事。

2022年即将结束，回首这一年，我经历了失业，做了两次方舱志愿者，又是在方舱里，我帮助家人找到他的亲人……这些经历，让我想到自己喜欢的一句话：“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”

不管经历什么样的苦难，想见的人一定会再次相见。